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九

良九

登仕郎 臣章安撰義

德經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御注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踈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臣義曰流下則眾流之所歸故成其大

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御注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穀

臣義曰剛強立我則物為我敵柔則不爭靜則不倡惟柔與靜與物無逆所以為天下牝所以為交天下之道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注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臣義曰惟能下故能取不自下者物必下之而常為物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御注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下

臣義曰小國不下大國則速禍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鮮不為之下不能為下者常在

道者萬物之與也

御注曰天與西北巽化精也地與黃泉隱

魄榮也人與思慮蘊至神也天地與人有

所謂與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為萬物之與道為物之與則物者道之顯歟

臣義曰道者萬物所由出而視之不可見

也故謂之萬物之與物皆冒於道道無所不庇覆而妙用深密此與之義

善人之實

御注曰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臣義曰善人知貴愛於道故不失已於物而知所自貴

不善人之所保

御注曰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臣義曰保如保傳之保若保赤子之保人雖不善性靜理順則得其全正道之所保也何棄之有道之不棄故謂之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御注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貴

言美而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於人而人服從沉體道之與徧覆包含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臣義曰美言尊行去道彌遠猶可以市苟

利於人況道之奧覆被無間則人雖不善道則保之在所不棄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注曰君子之守脩身而天下平天子三

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脩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臣義曰天子三公以道莅天下者也拱璧

駟馬為物之貴苟志於物則失道徇物而不能為治坐進此道則天下化之歸者如市亦求諸己而已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御注曰求則得之求在我也古之人所以求之于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惡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教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臣義曰惟道善救人無棄人善救物無棄物故求則得之罪則免之所以為天下貴求其在我故求則得之性復其初故罪則免之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御注曰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臣義曰道無為也為其所自成爾道無事也事其所自遂爾無為故無作無事故無相無作也無相也則淡乎無味何欲之有彼從事於外耽逐世味嗜好以口累者又烏知體道之要

大小多少

御注曰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故能成其大

臣義曰大小多少雖涉於形數蓋有不同

然恩怨一視孰有間然報怨以德

御注曰爵祿不足以為歡我而不足以為辱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

臣義曰涉乎有身之患則驚於寵辱故有恩怨放於自得之場則孰有彼此故無恩怨所尚者德不見可怨故曰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御注曰十丈之堤以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空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常從事焉

臣義曰事藏於所怨難於謀始其易與細知所圖為則終無失矣事幾一跌末如之何矣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御注曰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臣義曰積小以成高大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御注曰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

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以體無故也

臣義曰輕諾細故也而有失信之患多易忽微也而有多難之累聖人由且難之是以天下之事終無難矣慎微故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勿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御注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

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水微者散之則不著賢

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沈所謂為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臣義曰其安其未兆事之未形者也其脆

其微事之甚細者也事未形而為之是為

於未有也事甚細而治之是治於未亂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注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

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

臣聖人見端而思未睹指而知歸故不為福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臣義曰本譬自小及大臺譬自下至高行譬自近至遠大也高也遠也皆始於微聖

人所以興事成功蓋本於此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注曰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

遠能無敗失乎

臣義曰為而求成則敗斯至執以求得則失斯至惟無為故成其所自成而無敗惟無執故得其所自得而無失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注曰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

者凡民之情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臣義曰有始有卒者其聖人乎凡民難道而事事其能久乎故未始不敗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御注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臣義曰終始如一慎之至也事固無敗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

復衆人之所過

御注曰欲利者以物易已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是以造手無為聖人不利累形

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

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

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絕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臣義曰性分本自足故無欲性理本自明故無學惟忘其所自足故多欲而至於失

已昧其所自明故博學而至於溺心聖人
不以利累形而欲在於不欲故不貴貨不
以人滅天而學在於不學故以復衆人之
所過謂之過失中也救其過所以復性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御注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
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為者
敗之故不敢為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
任智巧

○ 臣義曰萬物之性各具自然聖人無為體
道輔之而已生者遂其生成者遂其成人
為無與焉為之則敗故不敢為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注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
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
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
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嗔嗔之意屈折禮
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
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臣義曰三代以來教化詳明其文益勝而
周末大弊明民之過也故老氏將以愚之
也使不知善之為善美之為美而無所歧
尚各安其性分而不戕其天真全於自得
而不以偽為故可以反常復樸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注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臣義曰人以智勝日益虛偽豈勝治哉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 御注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臣義曰高智則人以姦偽勝而難治故智
為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注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撲剖斗折衡而
民不爭
臣義曰不以智至於民樸不爭為國之福
氣大於是
知此兩者亦稽式
御注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
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稽式

臣義曰上知以智不以智兩者之為治則
民知則做而有所稽式
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
矣

御注曰玄者天之色常知稽式而不用其
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
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
反矣

○ 臣義曰知稽式而不以智則心復乎無心
知復乎無知是德之玄玄德至深至遠故
反乎物而冥於道

然後乃至大順

御注曰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
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
合縉縉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
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臣義曰玄德之世物物各順其自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是謂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

御注曰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臣義曰江海善下為衆流所歸故大

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欲先入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御注曰易於也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

臣義曰聖人下其言而人推上之故處上而人不重後其身而人推先之故處前而人不害民心樂推而歸之故不厭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

哉

臣義曰不爭則無心故天下應之以無心何爭之有

天下皆謂童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曰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

道外有物豈得為大手

臣義曰入於形器則不能無肖道外無物何所肖哉莫大於道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御注曰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夫者我之所寶也

臣義曰可持不可失如寶焉非世俗之見也

一曰慈

御注曰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臣義曰慈以愛物則不傷生不害物遠萬物為自然

二曰儉

御注曰儉以足用禮之實也

臣義曰儉以足用而不以物失性故不傷

財不害民而民自循於至理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御注曰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臣義曰應而不倡自後自下以謙為貴不求其勝故所以成器長也

夫慈故能勇

御注曰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臣義曰慈故民愛之衛其上如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天下其誰與敵

儉故能廣

御注曰閉藏於冬故蕃鮮於春天地尚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手

臣義曰惟儉故無修費自足而無所乏不以末傷本不以外喪內故能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注曰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為器之長

臣義曰天地人神以謙為貴自下不爭所以能成器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御注曰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為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注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注曰志於仁者其衷為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為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為先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御注曰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善戰者不怒

御注曰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善勝敵者不爭

御注曰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善用人者為之下

御注曰智難落天下不自慮也故智者為之謀能窮海內不自為也故能者為之役辯雖離萬物不自說故辯者為之使
臣義曰善為之下則人為我用而天下助之

是謂不爭之德

御注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才全而德不形者未嘗聞其倡也常和人而已

臣義曰不武不怒不爭為下是德也非事也

是謂用人之力

御注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知也

臣義曰收聰明忘智力所以盡天下之聰

明智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

御注曰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臣義曰天道抑高而舉下能為下不爭是謂配天配天則與天為一道之至也故曰古之極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御注曰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臣義曰戰以殺伐為尚者兵之事也哀而救拯之者兵之道也哀者常勝仁人之用兵也故可以不戰而勝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九